

叙利亚缘何成阿拉伯世界“弃子”

叙利亚,这个仅有2100万人口,面积同中国河北省相仿的中东小国,却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无不与叙利亚息息相关。

以色列国创始人本-古里安曾说过:“无埃及不战;无叙利亚不和。”意指没有埃及的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单独对以作战;而没有叙利亚的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可能与以实现真正和平。这足以表明叙利亚在中东的特殊地位。

尽管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但示威游行爆发以来,叙利亚几乎已经完全脱离了阿拉伯世界的大家庭。阿盟、阿拉伯议会,“海合会”均将矛头对准了巴沙尔政权。那么,叙利亚如何变成阿拉伯世界的“弃子”?



2011年11月20日,黎巴嫩贝鲁特,居住在黎巴嫩的叙利亚民众在叙利亚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谴责阿盟暂停叙利亚成员国资格的决议,抗议这一决议不公平。

镇压示威者惹怒阿盟

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南部德拉市爆发了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民众游行抗议活动,随后,抗议民众与叙安全部队发生枪战,叙利亚危机由此爆发。叙利亚这个曾经在阿拉伯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国家,开始一步步被阿拉伯世界“抛弃”。

同年8月7日,叙利亚人权组织透露,叙利亚当局继续加大对示威活动的镇压力度。政府军在当天清晨攻入代尔祖尔市,用坦克和推土机撞击人墙,成功控制了8个地区,并造成50人死亡。当天,叙利亚全国有70人被杀。

对此,阿拉伯联盟(阿盟)首次公开表态谴责叙利亚政府,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称:“叙利亚政府在哈马、代尔祖尔等多个城市对反政府民众进行残酷镇压,阿盟越来越对叙利亚局势发展感到不安,叙利亚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反政府民众的镇压行动。”这是叙利亚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行动以来,阿盟针对叙利亚政府发表的措辞最严厉的声明。

与此同时,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之一——海合会(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也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说:“叙利亚政府对民众的镇压令人不安,巴沙尔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民众的杀害。”

2011年9月19日,成立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议会也在总部开罗召开会议。会议结束后,议会主席达格巴希对叙利亚流血事件谴责称,叙利亚政府不听劝阻,对要求民主和改革的民众进

行镇压,并威胁“应该像对待卡扎菲政权那样冻结该国在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资格”。

叙利亚失阿盟成员国资格

阿拉伯世界的警告,并没有阻止叙利亚危机继续发酵。2011年11月2日,叙利亚安全部队在霍姆斯射杀11名村民。阿盟随即宣布已经与巴沙尔政府就解决叙利亚流血冲突达成“阿拉伯倡议”,叙利亚政府将立即停止暴力、释放动乱后被捕的反对派,并与反对派展开对话。

但叙利亚政府对“阿拉伯倡议”迟迟不执行,让阿盟极为恼火。2011年11月16日,阿盟突然“变脸”,正式宣布中止叙利亚在阿盟的成员国资格。阿盟还敦促其成员国召回各自驻大马士革的大使,并威胁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和政治制裁。媒体分析称,阿盟此时挺身而出,目的是试图借机增强自身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在2011年3月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后,北约的军事介入让阿盟成为了“旁观者”。此次,阿盟希望坚持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问题。

对于叙利亚流血冲突和扑朔迷离的动荡局势,阿盟决定派出观察团。2011年11月18日,叙利亚政府同意有条件地接受外国观察员进入,但必须接受18条修改意见,包括观察员不能探访医院和监狱,不能会见反对派囚犯家属,并且全程必须有叙利亚安全人员陪同等。

阿盟当天对此表示拒绝,称叙利亚的建议将“根本”改变观察团使命。2011年11月27日,由于叙利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签署阿盟派遣观察团的

协议,阿盟正式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包括切断阿盟同叙利亚政府的商务联系;冻结叙政府在阿盟境内资产;禁止叙当局高官进入阿盟境内;停止飞叙利亚的航班等。

分析人士称,阿盟对其成员国进行制裁在历史上极其罕见。除去年3月2日,阿盟在利比亚问题上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禁飞区外,上一次制裁要追溯到1979年对埃及的制裁。叙利亚接受观察团后,阿盟仍未解除制裁,说明阿盟对叙利亚问题秉持“极其严肃”的立场。

观察团失败阿盟“撒手”

阿盟是叙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制裁严重影响叙利亚本已虚弱不堪的经济,饱受压力的叙利亚不得不签署协议。

2011年12月26日,50多名观察员正式进入大马士革。但联合国副秘书长林恩·帕斯科称,观察团进入叙利亚后,已经有超过400人被杀,平均一天40人遇难,比观察团入叙前人数还多。阿拉伯议会也因此呼吁召回观察团。

2012年1月22日,阿盟举行会议,沙特等海湾国家宣布观察团任务失败。“海合会”率先取消了对观察团的人员和资金支持。阿盟则再次倡议,效仿解决也门问题的方法,首次呼吁巴沙尔将政权移交给副总统,组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对暴力镇压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人士认为,此项新倡议是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进一步趋强的表现,反映出阿盟对叙利亚危机日益恶化的不满,也标志着阿盟自调解叙利亚问题以来态

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暴力事件在观察团入叙后有增无减,阿盟1月28日正式暂停观察团任务。对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表示,阿盟已经准备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寻求安理会主动参与解决叙利亚问题。

召回大使“抛弃”叙利亚

一直以来,阿盟的态度都坚持在阿拉伯国家框架内解决。2012年1月27日,摩洛哥代表阿盟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该草案由法国、英国、德国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共同起草,叙利亚问题由此从阿拉伯世界被抬至“国际层面”。

2月5日,阿拉伯议会发表声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罔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仍在残酷镇压民众示威,因此,阿拉伯议会各成员国应该采取更严厉措施,将叙利亚驻各国大使驱逐出境。阿拉伯议会秘书长达格巴希指出:“所有阿拉伯国家应该遵守和执行阿拉伯联盟冻结叙利亚成员国资格的决定,并采取具体行动断绝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停止与叙利亚的贸易活动,直到叙利亚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2月7日,“海合会”采取强硬措施,驱逐叙利亚驻该组织成员国大使,并召回本国在叙利亚的大使,以此作为对叙利亚暴力冲突的回应。

与此同时,突尼斯率先做出回应,总统蒙塞夫·马尔祖基宣布与叙利亚断绝外交关系。2月9日,利比亚也宣布驱逐叙利亚驻利使馆官员,并发表声明称,利比亚将与“正为

自由而战的叙利亚人民”站在同一边。

利益分歧注定分手结局

作为一个在阿拉伯世界拥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叙利亚因何成为“弃子”?对此,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张晓东认为,一方面,2011年地区局势动荡使得中东地区一系列国家在政治上发生剧变,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环境因此发生变化。某个政治强人、某个家族或某个政党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被打破,叙利亚作为此类国家,政治制度也因此受到冲击。张晓东说,“中东无论是经过变革还是没有发生变革的国家,都对叙利亚这种制度秉持反对态度,这其实是整个地区总体形势的反映。”

另一方面,就地缘政治而言,叙利亚在中东地区长期坚持强硬路线,尤其在反对以色列和美国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激进,因此叙利亚本身与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关系都比较紧张。而作为世俗化比较强的国家,叙利亚在政党制度、社会开放等方面与比较保守的中东国家形成矛盾,两个阵营在内政、外交上都存在分歧。

此外,张晓东还表示,叙利亚由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占统治地位,什叶派在整个中东地区属于少数派,什叶派和逊尼派两派之间历史悠久的斗争,使得叙利亚在整个中东地区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叙利亚虽然在阿拉伯世界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危机之时遭到阿拉伯国家抛弃,就显得并不令人惊讶了。

本报记者 冯中豪



之
外
交